洪武元年

戊甲春正月乙亥我

太祖高皇帝即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

正月四日乙亥

帝以菩長等推戴乃祭告

帝祇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

洪武其親為祭告之文有曰惟我中國人民自宋運

告終　帝命真人於沙漠入主中國為天下主其君

父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天下土地人民紛爭惟

臣　帝賜英賢李善長徐達等為臣之輔遂有勘定

采石水寨鑾子海牙方山陸寨陳也先袁州歐祥江

州陳友諒潭州王忠信新淦鄧克明龍泉彭時中荆
州江珏濠州孫德崖廬州左君弼安豐劉福通贛州
熊天瑞辰州周文貴永新周安萍鄉易華平江王世
明沅州李祖勝蘇州張士誠慶元方谷珍沂州王宣
益都保老等休兵息民於田里今地周二萬里廣群
臣皆曰恐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臣不敢辭亦不敢
不告禮成善長率百官耆老北面拜賀

追帝祖妣上冊寶諡

冊文曰孝曾孫嗣皇帝臣孛拜稽首上言伏以創業
開基孝宜先於追遠祖宗功德禮莫大於正名蓋由
積善而累仁是致以家而為國考文於古進諡於今

伏惟　皇曾祖考府君賦性慈仁志存謹厚克勤克
儉脩身永念於貽謀先黨先偏履道每期於垂裕昔
陶唐上崇少皞周武追王古公思水木之有本源履
霜露而懷怵惕謂多儀備物未足盡於孝心惟顯號
鴻名乃克符于典礼作廟有奕鏤王惟荣謹奉冊寶
上尊號曰　恒皇帝廟號懿祖陟降有臨神明如在
繼志述事敢云有道之曾孫啓土建邦永賴在天之
烈祖上　懿祖妣冊文曰人之大倫正始必由於内
治国之盛典報本莫大於尊親惟今日之光華皆重
闈之積累嚴脩祼享敬上徽稱伏惟　皇曾祖妣坤
道順承壼儀維穆儉遵澣濯德音夙著宗姻礼備温

恭慶系遠延孫子实惟中助丕顯前聞惟種德松百
年之先故食報於数世之後遂令耿質獲覆至尊妾
考舊章式崇謚冊謹奉冊寶上尊號曰　恒皇后誕
受帝祉求膺令名重翟褘衣莫象生荣之頒關雎麟
趾尚期陰相之功其　德祖　熙祖　仁祖亦皆上
冊謚尊號祭畢謂李善長等曰朕荷先世積累之勤
慶及于躬撫臨億兆今遵行典礼尊崇先代齋肅一
心對越神靈所謂薰蒿悽愴若或見之李善長等對
曰陛下孝誠感通達于幽顯又詣社稷壇立主致祭
乃還

立馬氏為皇后子標為皇太子

初丙申歲　帝率師渡江　后亦率將士妻妾繼至
太平及居建康與漢吳戰无虛日親率妾媵完緝衣
鞵助給將士夜分不寐時常助　帝規畫動合事機
歲值大歉嘗自忍飢啖糗餌脩脯供應未常乏絕造
次恪遵婦道　帝每有記事書札輒命藏之倉卒取
視即於囊中奏進未有脫誤　帝嘗焚香祝天願天
命早有所付毋苦天下生民　后謂　帝曰方今豪
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
本顛者扶之危者救之收集人心人心所歸即天命
所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天命所惡雖其身亦難保
也　帝曰爾言深合我意及是冊立為皇后　帝謂

侍臣曰昔光武芳馬異曰倉卒無麥豈豈粥渾沌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保全朕念　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飢餓懷糗餌食朕比之豈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為郭氏所疑朕無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為獻　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　后輒為爾縫卒免於患殆尤雞於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詰怒小过輒謂朕曰主公昔日之貧賤邪朕復為惕然家之良妻猶国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　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　陛下以堯舜為法耳後得元人府軍貨物不以為寶惟欲以得賢為寶嘗奏表章小李豫備水旱有光祿卿徐興祖典大烹食近臣奏事官滋味亦薄啓　帝亟召切責之後增大學生月粮以給其家皆緣　后之陳諭訓　太子諸王務李有以衣服器血相尚輒舉堯舜茅茨七階夏禹文王惡衣卑服因舉　帝尤惡奢麗憂勤以治天下以激厲裁抑之

臣按　高后承天順聖義兼周之姜嫄大姒其彌縫聖躬輔運誕　聖功德之盛事勢之難又有大於尚摯邑善者臣聞周人祭姜嫄也樂奏仲呂夷則各自

為宮各極六變其所以尊崇先妣也至矣今制　祖
妣合饗以是而不得特樂之祭傳言礼雖無有可以
義起況有是礼但廢棄而不舉哉若依　祖廟之制
別立一廟以我　高后東向　群聖之后以昭穆列
于左右東壁取親王諸妃西壁取功臣命婦必孝友
宜家愷悌宜人可以裨祐風化者配饗如此則尊
祖之誠展親之義報功之典嫌疑之明王化之弘其
美畢備矣
皇后既立遂立　太子　帝又戒之曰天子之子與
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之子係一家之盛
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王嗣之重將有天
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脩身齊家取敗上冷一
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脩德豈但一身一家之比
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
哉可不戒哉
加李善長太子少師徐達兼少傅以章溢為御史中丞
時中書都督府奏欲以太子為中書令　帝曰取法
於古必擇其善者從之元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
任賢豈可為法以太子為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
宮官制觀之曰朕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者兼
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舉用賢才立国之本崇德
尚齒尊賢之道輔道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

以授大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於是加善長少師
仍諭以兼官之意輔成之道後陶凱奏請選東宮官
罷兼職　帝諭之曰古者官不必備惟其賢朕以庭
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大臣與
宮僚有不合者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
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為明鑑朕今立此兼職使父子
一體君臣一心無相搆之患也詰命徐達兼少傅曰
命將出師立興王之大業建邦啓土資佐運之能臣
仗斧鉞而成顯功秉鈞衡而居右揆才為異等賞亦
非常達剛姿英傑度量雄深嚴上山岳之重矯上虎
貌之猛從于起兵於濠上先存捧日之忠來茲定鼎
於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氣貫萬人而無敵挺識摧威
威行四壤而推恩撫民安堵牙旗指顧淮海澄清雷
電鑾轟湖湘率服西連巴蜀東際溟洋有征則總水
陸兵戎所向則收那縣高籍削平二強因雖古名將
無以加辛勤十餘年吾之封疆由此定疊奏蘇湖之
捷俘其臣主而歸允為元勲宜膺上爵尊崇相府宜
加開国之褒輔道儲宮尤重之選於戲太公韜畧當
弘一統之規鄧禹功名特列諸侯之上用頒寵命尚
克欽承又諭善長與達曰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
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
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泥於安逸軍旅之事多

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急也以溢為御史中丞溢務存大體不屑細事或以為言溢曰臺憲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而不犯豈但搏擊為能哉　帝嘗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生外朝怒議禮官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溢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縱礼官設有不盡合陛下一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威　帝怒為解而設礼官得不加罪

諭來朝府州縣官

時諸府州縣官來朝陛辭　帝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如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翼所植之木不可撓其本要在培養而安全之　帝嘗謂省臣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恤其老則天下之為弟子者悅恤其幼則天下之為父兄者悅其心有不歸者寡矣

丁亥帝御東閣

帝御東閣學士陶安中丞章溢侍因論前代興亡惟帝曰喪亂之原由於驕佚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易肆如此未有不亡者今日聞卿等論深有感於心古者今之鑒豈不信歟又論學術陶安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帝曰邪說害道猶美宋悅口美色眩目人鮮不為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從衡押闔之徒肆其邪說遊說

諸侯諸侯急於功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
隨以亡此誠何益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惡得
而治陶安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帝曰仁義治
天下之本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過夫秦襲戰
國餘弊又安得知此
中書省進大明令詔頒行之
中書省御史臺等衙門參政等官進所修大明令是
月十八日己丑奉　聖旨惟頒行天下　帝序之曰
惟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齊之
于後古人律令至簡後世漸以繁多至有不能通其
義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人既雖知是啓吏
之奸而陷民於法朕甚憫之今所定律令爰繁就簡
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人人易知而雖犯書曰刑
期于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犯於律刑措斯亦不
雖故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懷令中所載事
條吏令一百四十五戶三十四礼一十六兵一十一
刑一十七實與律相為表裏但令舉大綱而律則詳
節目云
壬辰胡美何文輝取建寧檄定興化泉州汀州
美與文輝以是月壬午師抵建寧守帥同簽達里麻
叅政陳子奇集僚佐謀曰聞大明軍驍勇自入杉關
諸鎮兵皆瓦解其鋒不可當今吾城中軍士不下萬

餘儲蓄尚富可以拒守不可與戰彼攻吾城不克必將自退因而乘之或可得志衆以為然備禦甚堅文輝進兵圍之數挑戰里麻不出我師又環急攻之里麻不能支夜潛至文輝營納款及壬辰旦總管翟也先亦率衆詣營降美怒二人不先詣已歃屠之輝止之曰吾與公同受命至此為安百姓耳今城降歃以私忿殺人可乎美乃止整兵入城秋毫無犯執子奇送京師以費子賢領兵守之未幾克興化其泉州屬縣咸附遣曹復疇招諭汀州寧化連城等縣汀州將陳谷珍總管吳崇俊亦率耆民降於軍門

楊璟周德興張彬攻永州破其援兵遂圍之

璟等師次永州元右丞鄧祖勝求救於守全州平章阿思蘭遣兵來援璟遣德興迎擊破之獲卒九十五人馬二十匹遂逼永州祖勝出兵南門外拒戰德興又擊敗之獲其將正鑑祖勝因收兵入城固守

六將軍徐達取東昌府元守將申榮王輔元死之

申榮輔元守東昌達率師攻之申榮輔元死焉擴廓帖木兒遂自澤州退保晉寧關保守澤潞與貊高合軍拒守

詔定郊廟百神祀典

制曰朕惟天地能生萬物而不言故命人君代理之前代不察乎此聽人民祀天地祈禱無所不至普天

之下民庶繁多一日之間祈禱天者不知其幾瀆禮犯分莫大於斯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山川大夫士庶各有宜祭其上下所祭之神禮部其定議須降違者罪之於是省部定奏天子祀圜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及風雲雷雨五嶽四瀆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致祭郡縣宜立社稷有司春秋致祭庶人祭祖父母父母及里社土穀之神并得祀竈其僧道建齋設醮不許奏章上表投拜青詞及塑畫天地神祇與夫扶鸞禱聖書符咒水諸術並加禁止又命禮部諭有司祭祀畧曰上古君天下者設官分職各守方隅爵及五等公侯伯子男居之是五等雖有巨微皆稱曰國其所重者以祀戎為先自秦漢以下官雖異古其祭禮則不殊邇來天下有司既無誠以奏該祀之神其於人事又何懼焉蓋儒者在任不明於理或麤俗者居官亦不訪於賢人是以事多非為不能長保富貴若有志者居官必訪賢人乃知祀禮之大必敬勝怠則吉事業昌矣若或不能窮其所以則怠勝敬其不臧者鮮矣朕思之人在世也若不畏神人是不可教者也世之所以成世者惟人與神耳豈可慢邪禮部遍告諸司如教置各處衛所及定大將將兵之法

太史劉基所奏也其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

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為百户所每一百户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晉領鈐束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撫綏操練務在得宜毋致紊亂空歇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印於朝軍士各歸其業復回本衛大將單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所擅調自是征伐率以為常

湯和克延平執陳有定及其子海以歸

初朝廷遣使招諭有定有定整衆以守湯和征之沐英率兵攻鉛山遂會和於延平攻有定逼其西門有定窮蹙乃退於省堂仰藥飲之賴正孫夜開門納師遂入叅政文殊海牙降有定氣未絕舁至東門復甦械送京師其子海聞父敗自將樂來歸遂并執之寔是月二十九日也遣大興往將樂撫諭將上安輯其民置延平衛以蔡王守之有定故將金子隆來寇王與戰追至沙縣青雲寨子隆負險固守建寧衛指揮使沐英夾攻之擒其將馮谷保劒南遂安

二月左丞相李善長學士陶安傳瓛進郊社宗廟議

帝嘗勑善長等曰自古聖帝明王之有天下莫不嚴於祭祀以交神明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將何以交神明而致靈貺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

聞至是善長等具奏有國大祀曰員丘曰方丘曰宗
廟曰社稷其議員丘曰今當遵古制分祀天地於南
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於員丘以大明夜明辰星
太歲從祀
臣按此議迺大舜肆類上帝之義也
其議方丘曰今當以經為正擬以今歲夏至日祀方
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
臣按此議迺大舜禋于六宗之義也舜典不言祭地
而稱六宗以六為地數之中言宗尊之且其序次在
上帝之後山川群神之上蓋舜攝位既告天又告地
也先儒誤以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
水旱時以為六宗臣皆承憲命與修杜氏通典遍考
群籍未有議其非者因陶安之議喜識其正而備述
於此
其議宗廟擬以四代各為一廟皆酌向以四時孟月
及歲除凡五享孟春特祭於太廟孟夏孟秋孟冬歲
除則合祭於　高祖廟
臣按安等此議止及合祭而不議禘者臣聞郊祀配
天最不可苟商周郊祀以契稷配天者契為司徒而
教民稷勤其官而野死又皆帝嚳元妃所生子孫光
有天下尊而祀之以其功德普大比之元氣渾融祀
之正也我　太祖以　德祖配天甚得尊祖之義仁

享之極自今日論則又當以　太祖為主若更用
德祖非所以康　德祖也欽惟
今上肇舉禘祫禘以季冬祫以孟夏五年一禘制準
禮緯之舊每歲一祫事仍陶安之文而又以　太祖
配天尤允合物情典禮萬世不可易者矣
其議社稷曰今宜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祭安又建
言天子大社必受霜露以達天地之氣若亡國之社
則屋之不受天陽也若於社壇創屋非禮苟祭而遇
風雨則於齋宮致祭　帝皆可之
臣按分祀天地祖妣黃鍾大呂則以祀天太簇應鍾
則以祀地夾鍾無射則以祀先祖夷則仲呂則以祀
先妣姑洗南呂則以祀四望皆以輕清重濁之等以
祀神之崇卑各自為宮各極六變律用左旋呂以古
轉而有自然之合矣

初制冠服

己未學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社稷諸
神各有所用請製之　帝曰五冕礼太繁今祭天地
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祀通用通天冠絳紗袍餘不
用

楊璟遣其取寶慶元叅政賀興隆戰死於陣
璟遣鎮撫呂琛千户王庭率兵攻寶慶擊破敵衆於
茱萸灘凡千餘人叅政興隆戰没陣中因克寶慶周

文貴引兵來援張彬復敗之斬其將朱院判元帥洽
申等六人又遣指揮袁子明亦破文貴兵於湘鄉百
戶周迪戰死獲萬戶武一等一千二百三十九人馬
百餘匹
元削擴廓帖木兒爵邑命禿魯孛思齊合兵討之
大將軍達取安樂捷州
師攻安樂至十河距城五里達合軍十塡壕以進守
將俞勝遁達率華雲龍趨其誠之東南郎中張仲敎
以城降獲牛右丞以雲龍守之因誅悉師而西
以東茂才參同大軍進取遣李善長奏告江河漢濟之
神乃行師

較勘斗斛秤尺須其式於天下
令兵馬司并管市司三日一次較勘市中斗斛秤尺
及依時估定物價在外府州縣各城門兵馬司一體
兼領仍令鑄造鐵斛斗升付戶部收粮仍降其式於
天
初定文武官朝參奏事
凡文武百官朝參奏事有未閑礼儀者九新任官及
諸武臣侍儀司官每日於千門外演習御史二監視
有不如儀者糾舉百官入朝失儀者亦糾舉知律早
朝文官自左掖門入武官自右掖門入如奉天門朝
至金水橋南各依品級東西序立如華蓋殿至鹿頂

外東西序立有事者進奏無事者出四品以上及應
陞殿者入殿內序立五品以下官出至鹿頂外列班
北向立候鳴鞭以次出文武出入俱分東西不許擅
越御道東西行走如在奉天門朝若有事東西往來
出至金水橋南行過朝遇雨雪免朝有事奏者不拘
此限入朝遇雨雪許服雨衣百官既見朝服公服之
後毋率笏行私揖礼文武大臣賜坐不許推讓坐後
遇有顧問初時跪對畢即坐若復有所問坐上條對
不必更起同列待坐或被顧問一人奏對餘皆靜聽
毋挽言勸說如各有所見候其人言畢方許前陳其
入朝行坐食不許談笑喧譁指畫窺望朝參近侍

敕者許即退班或一時眩暈及感疾不能待立者許
同列
官掖出大臣年高者取自 特旨倘有顧問於便殿
賜坐
二月有星孛于西北
先是正月慧星見於昴畢間至是又孛西北
大將軍達引師上黃河陳州左君弼導至汴梁父老壺
漿以迎
征閩師至漳州元達魯花赤溫迭理彌實自殺
時王師入閩七中八州不兩月而下弥笑監漳州守
將以所部軍先遁郡事又屬他官總制者已納降俄

報　新朝使者至礼當郊迎弥突語左右曰吾將屬之乃朝服北面再拜曰臣四十始仕不数人致位二千石國恩厚矣今力不能禦敵義不忍降報国恩者惟有死耳遂斫其印篆書其笏曰大元臣子置案上引佩刀刺喉以死尚執刀按膝毅然如生郡民聚哭庭下哀声震地相与共斂葬于城東門外漳州經有定兵殘之後得弥突頗有生意及卒民皆憫之

廖永忠朱亮祖師次潮州東莞何真納款

永忠亮祖自福州海道進取廣東檄諭何真壬辰師次潮州真遣人詣軍門納款上印章郡縣戶口錢粮之数奉表請降於是惠州廣州悉為我屬師由潮州以進前途無梗何真後用為江西右丞封東莞伯

楊璟克全州遂徇道州桂陽常寧武岡下之

璟帥師向全州守臣阿思蘭率衆霄循州民以城降因遣兵畧定道州萬戶吳友遜寧州土官李文卿藍山元帥黎茂陵以桂陽常寧降遂攻武岡州降其將曾權

大將軍達引師至汴梁元李景昌棄城走遂向河洛鄧愈取南陽

達至汴梁守將李景昌棄城走遂克其城又引師向河南洛陽

帝以手書賜鄧愈統領襄陽安陸景陵等衛兵征取

逸北未附城池其景陵存蜀官軍守城外其余軍馬
教指揮副使李廷琛統領叅隨進征愈乃命王戎廷
琛攻唐州克之成又與指揮孫茂先分道取南陽所
向克捷擒元蔡国公史克新等二十七員軍士千五
百人馬一百五十七匹

夏四月以范常為翰林學士兼太常卿
常知太平府召入為侍儀訪以時政及古今事宜官
直對無隱又嘗記滁和事跡上之　帝大喜擢翰林
直學士兼太常卿凡礼樂設施多與其議

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
帝思古之孝弟及身所經歷艱難戰伐等事命工畫
之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農業祖父皆長者世
承忠厚積善余慶以及於朕今畫此者使後世觀之
知王業艱難也起居注詹同等頓首曰陛下昭德垂
訓莫大於此亦莫此為切　帝曰富貴易驕艱難易
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
侈不知祖宗積累之勤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觀覽庶
有所警也

楊璟克永州元右丞鄧祖勝死之執叅政張子賢
璟圍永州久不下乃命胡海等於各門築壘造浮橋
於西江揀軍以示必克祖勝城中食盡胡海又敗其
將周寿等於東鄉橋攻三鼓海先登部伍繼之遂克

永州祖勝飲藥死叅政張子賢與元帥鄧思誠力戰
兵敗被執百戶夏昇詣環降環因得其全城軍民以
丁壬統兵守之遂引師向靖江
廖永忠朱亮祖至廣州陸仲亨胡通引兵會之於龍潭
永忠亮祖以辛丑朔至東莞何真率官屬見之進次
于虎頭山門小張元帥降戊申至廣州之龍潭盧左
丞遣鎮撫劉成納款仲亨胡通亦率惠州南安南雄
之師亦至先是　帝勑仲亨胡通曰近命楊環率武
昌荊州益陽常德潭岳衡澧之師由湖南取廣西永
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命爾率贛雄南安之師由韶
州直搗英慶三方並進為犄角之勢幸無不克廣東
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威聲既著勢如破竹當撫暫生
民毋縱肆掠仲亨遂畧定英德清遠西江連州肇慶
諸處守將張鵬程遁走亨遂與胡通以兵會永安亮
祖于龍潭劉成既降得舟五百軍士二千五百馬三
百粮三千石永忠以胡通守之偽叅政邵宗愚既納
款復携貳永忠率兵攻破其三山寨獲宗愚及其徒
斬于廣州市新會黃彬河源曹文昌等復聚衆作乱
捕誅之南海人麥康祖以壓鬼蠱毒殺人亦捕斬之
百姓大悅因馳諭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三十余城皆
納印請吏
大將軍達取河南畧定洛陽嵩州

大軍至河南元將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迎戰洛水之北常遇春單騎執弓矢入其隊敵以二十騎攢刺之遇春一矢中其前鋒大呼殺人達麾任亮茂才耿炳文等乘之俘獲無筭脫因帖木兒收散卒奔陝州大軍遂進營城北趙庸率步騎自中灤渡河又自虎牢關與曹良臣至塔兒灣戰破詹同五萬之衆遂引兵會大軍于城北於是李克彝出走平章梁王阿魯温出降河南遂平乘勝下洛陽以趙庸守之傅友德亦取福昌山寨降右丞潘莽兒又取凌青仙人寨獲牛叅政等八人因命任亮招諭嵩州亦下之以亮統兵守禦

元李思齊張思道解兵西還參將馮宗異拔潼關思齊奔鳳翔

思齊聞大軍取河南即與張思道駐兵潼關以拒我師已而火焚思道營思齊乃移軍退守葫蘆灘調其部將張德欽薛穆飛守關拒戰宗異一鼓拔之遂取華州進兵攻潼關思齊棄關走鳳翔　帝以書諭之曰昔者足下在秦中人少兵衆地險從之雖有張思道專向詐力孔興等自為保守擴廓帖木兒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勍敵足下當時不能啖秦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為我有向與足下為捅角者今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從傷物命終無所得厚德

者豈如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深入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為資失其地適足以自損使兵威尚強猶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凉或不樂居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孑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時賓融之礼相待否則非朕之所知也

以薛祥為京畿都漕運使分司淮安

祥漕運河南孟津　帝遣人謂曰聞有亡命者潛伏衝要恐來刼掠倘彼衆我寡罔輕與敵宵夜半抵蔡河賊果至祥諭之曰爾衆良善值兵亂嘯聚乃出不得已今　聖天子出矣汝當順天命歸守家業樂安田里無累妻孥縱使汝有千人不過刼得米千石我所部下二十萬待曉縱兵蒐捕汝衆何逃衆服其言而散　帝聞之大喜祥嘗病背疽　帝親視之亟命醫治顧延安侯曰薛彥祥之疾托在汝等慎勿令憊嘗語祥曰汝多歷軍功當授武職而今用兵山東供億粮餉未得其人汝相從於起事之初固有年矣簡在朕心若古之蕭何寇恂匡弼漢室不絕粮道欲汝效之特誥授中順大夫京畿都漕運使管長淮大河等衛官軍分司淮安自揚至蔡達濟壩堰皆沙塞

崩竭祥疏通脩築晝夜不息役使均平不施刑呵人
自服懼雖勞不怨者祥慰之曰爾等戮力官家我奏
爾功必得賜爾職計得論功授職者三十余人後幽
劓附官民當南遷者皆經淮安飢餓者食之寒凍者
衣之死者殯之及考滿還京淮泗之民皆焚香呪天
願其再來山陽海州頑民作亂縣馬黃琛調軍追捕
俘萬余人皆有名號其詿誤者皆良民祥與琛會閱
力排釋之衆寫生真以祠
以陶安為江西行省參知政事
是月癸亥置山東行省　帝以江西參政汪廣洋少
淹可以經理諸務調任山東以學士陶安代廣洋之
任謂之曰朕渡江之初卿首率父老李習見於軍門
為　朕敷陳王業論當世務深合朕心由是朝夕相
近幕府軍旅之事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今
調廣洋為山東參政而江西乃上游都會可以代之
者宜莫如卿其為我撫治之陶安對曰臣以微陋叨
蒙甄錄俾居左右幸望過矣今又委以重任恐付托
不效有負聖恩　帝曰躬環甲冑決勝兩陣之間此
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承流宣化綏集一方此
儒者之事非武夫所能也　朕之用人用其所能不
強其所不能卿才宜膺是任故以授卿豈私卿一人
而不愛一方乎安乃就任為政寬仁厚德吏民畏服

時有言安隱微之過者　帝曰朕素知安豈宜有此
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　帝曰御史但取道
路之言以毀譽人次此為盡職乎命黜之省臣進曰
御史職當言路言之有失乞容之　帝曰不然夫植
嘉禾者必去蟑蠹長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大者必
絶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結以小信然後逞其大
詐此人嘗有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為此妄言
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則易為力不
然則害滋大竟黜之　帝嘗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
未必正也衆人悅之一人惡之未必邪也如其毀之
為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不至於受抑知其譽者
為不肖則偏詖之言可絶而人不至於倖進

改尚寶司正五品置登聞鼓于午門外

本司設卿少卿丞等官掌寶璽符牌等事御寶十一
曰奉天之寶皇帝之寶皇帝行寶皇帝信寶天子之
寶天子行寶天子信寶制誥之寶勑命之寶廣運之
寶御前之寶皇帝尊親之寶皇帝親上之寶敬天勤
民之寶其余皇城諸門及陪祀錦衣衛光祿寺公侯
駙馬伯文武樂官俱有金銅牙木等牌符俱就本司
領出行用又置登聞鼓于午門外日令御史一人監
之有冤抑機密重情許擊鼓御史隨即引奏其無此
等及越訴者不許後又移置長安門外令六科給事

中弁錦衣衛官各一員輪流直駁收狀類進候旨意
一出即差該直校尉領　駕帖備批　旨意於上連
狀并原告押送各該衙門問理其有軍民人等恐嚇
受奏者聽錦衣衛直駁官執送追究教唆主使之人
治罪所奏事情立案不行
令太廟器皿易以金服御應用金者以銅代之
以太牢祀三皇二仲上丁遣官釋奠孔子于國學
五月車駕幸大梁以為北京諸將朝于行在遂立行都
督府以陳德署府事討平未下鄖保
以何文輝為河南衛指揮使康茂才郭子興于光守潼
河南之地西叅函東虎牢龍門禁其前黄河帶其後
帝在大梁以文輝為指揮使使統兵守之都督馮宗
異以潼關重地請擇鎮安之者徐達以茂才子興于
光戍守之以　帝意諭之曰陝州潼關三秦門戶扼
而守之李思齊張思道如穴中鼠耳可坐而制若其
來慎勿與爭軍卒多虞勝負難必但厲兵積穀嚴守
備俟大軍至日當戮力取之茂才為運粮餉造浮橋
鎮河中又招蒲解以遮蔽潼關秦人自是不敢東出
臣按陝城三面懸絶蒲解水陸可通若據三處則可
以遏秦甲之東然吾欲保關固華而壯西安龍驤虎
翼之勢則此陝蒲解尤當致重也蓋蒲解不治河南

兵變而必以擬陝絳汾之盜或由蒲渡河入吾腹心則華川之戍勢必棄走守閑之衆必撤內援支節既解西安能為西安乎世人但知秦人不守黃山以致峣關奪於張良唐人不備禁谷以致潼關沒於黃巢而不知陝與蒲解亢所當守故則而言之○文輝在河南有進山寨賊將劉志原等寇汝州三屯尚店諸處文輝率兵至嵩州遣任亮討破之余黨潰散獲其騾馬七十匹而還

大將軍達引師至陝州元李克彝復奔岐山

達自河南進師至陝命王臻等將兵至虢州諸將克平毛葫蘆山寨又拔汝州劉叅政等寨其輩縣諸山及登封雞翎天堂諸處鄔堡皆平克彝始棄河南奔陝又自陝入關推思齊為總管部將忽林赤脫脫張意據盩厔商嵩據武功克彝至是又據岐山任從政據隴州互相應援以拒我師

以蔡哲為福建行省叅知政事

福建行省舊領福興泉漳延建汀邵至是　帝出中書省叅政蔡哲為福建叅政臨行　諭之曰君子立身行已莫先於辨義利夫義者保身之本利者敗名之源常人則惟利是徇而不知有義君子則惟義是守而竟忘乎利此所以異於常人也福建地瀕海民物庶富番舶往來私交者衆往時官吏多為利怵陷

干罪戾今命卿往必堅所守毋蹈其非蔡哲對曰臣以菲薄叨承恩命敢不盡公以報　帝曰公即無私義之謂也私即無公利之謂也要之公之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鑑無分毫私意累之然後揆事度物廓然無滯若使胸中微有芥蔕即不得為公矣卿宜勉之哲頓首受命

臣按張敬夫有言無所為而為者義也有所為而為之者利也無所為而為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一有所為而為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存矣吾聞仁者一念利民物而澤萬世夫為義則公惟公則明明公則仁惟仁生愛愛道周聖人之能事畢矣大始流行於庶品莫名貫通之功君心出入於明公亦有物各賦物之妙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蔡哲嘗於癸卯之歲奉命入蜀以報夏主明昇之聘哲挾畫史畫其山川險易以獻　帝大奇之至此故有是命

六月廖永忠朱亮祖取藤州元行省事普顏帖木兒張翔死之潯貴欒林皆降朱亮祖遂會楊璟于靖江之象鼻山

永忠亮祖以廣東既平遂引師由肇慶泝江而上直至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降元吏部尚書張翔普顏帖木兒以便宜行省事于廣西宜至藤州聞　王師

至募人迎戰無一應者已而聞州守吳庸降乃率所
部百余人走欝林亮祖勒兵追之帖木兒戰死張翔
亦赴水溺焉亮祖駐師藤州於是潯貴及容州同知
明安普化寧縣達魯花赤閭買欝林知州張那海同
知王楚金等皆降楊璟圖靖江已又分據要害絶其
聲援仍分門而軍璟屯北關張彬屯南關亮祖自欝
林以師來會屯于東門象鼻山軍威大振初　帝勑
永忠亮祖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以除暴亂辭倒懸
以慰民望朕昔平武昌荆湖諸郡望風降附常遇春
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
人心悅服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破一割據民困

乂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閩八閩不守湖湘既平
中心震慴莫有固守之志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
揀之必有歸款降附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阻向化
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據其險要絶其聲援未有不
下者廣東要地全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
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揀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
收兵取廣西率用是道肅清南服在此一舉及是廣
東平亮祖會圖靖江
壬戌諸軍破靖江元都事趙元隆陳瑜劉永錫僉事帖
木兒普化元帥禿蠻萬户董丑漢府判趙世傑皆死之
執平章也兒吉尼以歸

諸軍圍靖江已二旬而城不下璟諭諸將校曰彼所恃者西濠水耳當先取閘口決其阻岸則破之必矣乃使丘廣攻閘口閔殺其守堤兵決其濠水因築土堤接城以通士卒遂克北門月城及其水溢斬其百人也兒吉尼有懼色璟部將胡海獲萬户皮彥高楊天壽等便彥高陰構其把水元帥張榮裴觀舉兵內應榮以書繫矢射城外達璟營約降期以六月壬戌夜來會暨三鼓觀縋出見璟備言儲積空虛人無鬬志可立取狀璟乃給百余皮帽俾歸為約至四鼓從寶賢門入璟命吳永寧先登胡海繼之自八角亭梯墉以入也兒吉尼聞變出走追至城東伏波門執之亮祖周德興各以所部兵入城惟張彬尚屯南閔彬初攻城為守者所詬嘗恚曰城破之日當悉屠之至是亦止不行衆心始安都事元隆陳瑜求錫帖木兒普化董丑趙世傑皆自殺

臣按也兒吉尼長官也元隆等官屬也吉尼在廣西久著聲譽城破不能死有愧於元隆諸賢多矣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臣甚末之○璟執也兒吉尼歸于京師遣兵攻彬州皆下之胡海以入城定為首功誥授昭勇大將軍仍寶慶衛指揮使

以黃彬鎮袁州撫定山寨逋逃

叅政黃彬初為友諒副將友諒太武昌　帝幸南昌

彬率所部降授參政以後取新淦永新復南昌戰鄱陽武昌降贛州皆與有力及是　帝關江西逋卒在山寨多為民患詔彬統所部移鎮袁州以招集之彬至下令有能來歸願從軍者聽其補伍願為農者放免復業皆給以資粮由是遠近聞風來者不可勝數遂置袁州衛以隸之

元臨州保德州地震五日不止

秋七月元大都紅黑氣塞道

癸酉紅氣滿空如火照人自早至辰之消乙亥日黑氣起百步內不見人從寅至巳乃消

兩江土官黃英傑岑怕顏以州降虞永忠復師南寧

璟定靖江取彬州於是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傑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皆遣使賫印章赴于軍門以降於是永忠又引師向南寧

車駕發大梁諸將陛辭受命

車駕將發大梁大將軍達等自陳橋入辭乃諭之曰朕與公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舍父母妻子戰鬬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朕每念之惕然于心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為群雄所苦死亡流離徧于道路　天監在茲朕不敢怠故命爾等率師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國將及百年今其子孫怠荒

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讎肆行屠戮遠天雪民朕實不忍爾將帥當以為戒克城之日毋虜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荅天心下慰民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者必罰無赦

大將軍達檄汪興祖等以益都徐濟之兵會于東昌

薛顯俞通源以兵渡河遂取衛輝彰德廣平

顯與通源旋自關陝渡河取衛輝守將龍二棄城走彰德兵追及之龍二復走同知某以城降龍二部將楊義卿以船八十艘來歸進攻廣平守臣平章周顯遁邯鄲尹郁文王又以廣平城降

元叛將貊高關保伏誅詔擴廓帖木兒帥師勤王弗及

高與保連兵攻晉寧擴廓與戰大破之擒關保貊高遣其斷事官以聞詔以二人間諜搆兵可依軍法處治遂斬之詔令擴廓帖木兒帥師勤王擴廓知我軍不可敵又自晉寧退守冀寧

以陳灌督運粮儲

時諸將北伐欲向大都命灌督粮餉以供給之灌役使均平民悅趨事所至未嘗缺乏初灌於丙午春為寧國知府興利除害脩先聖廟建學校立祠壇設驛館制為條格革兼併之俗覈欺隱之弊朝廷取其戶

帖須行天下宣城民田瀕江化城等六十圩故堤峻
薄遇衝決則水傷禾稼灌為加舊數倍伐巨石作水
門以時畜洩民咸賴之宣歙二水暴溢平地數丈民
咸懼灌禱于敬亭山神水害以息宣城數邑墮元弊
民租無入官廩率書虛籍灌至有發其事者典司者
皆忸懼得罪灌意此特循故弊非始造奸飇言於衆
曰吾以某月某日行邑視廩俾得為計及期邑廩皆
實其弊亦革有強盜四十八人以刼麥舟當死獄已
具灌聽其詞曰此愚民因舟漂風抵岸而梃引取之
非素有合謀安得四十八人悉同法府募僚初皆難
之後卒如灌議坐先取者一人余從咸論三年政化
大行及得代民不忍去代者山東鞠騰霄素負才不
讓視灌所設施嘆曰吾徒當守而弗失也及是用以
攢運以給大軍
閏七月諸軍會于德州克長蘆直沽水陸並進元都大
震
顧時以大將軍建之命浚閘以通舟師與傅友德會
兵克臨清獲李寶臣張慶仁為鄉道開道通步騎攻
德州拔之達復遣人詣東昌趣諸將以師會于德州
攻長蘆左僉院遁去遂克之進攻直沽獲海船七艘
作浮梁以濟師至河西務戰破平章俺普達朶兒只
進巴擒知院哈剌孫并省院將校三百人馬百匹粮

二千六百石已而諸將各率所部舟師並河東西以
進步騎遵陸而前元丞相也速等捍禦海口望風奔
潰元都大震自是諸軍陸續會屯濟寧凡十余萬方
將向燕未決駐郡稍久時濟寧知府方克勤要官勢
吏爭素芻粮日膠于前克勤依序酬決無不如意諸
軍稱能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行水涸舟膠不可
動脅克勤即取五千夫決河否則軍法從事克勤不
忍煩民泣禱於天夜二鼓天雨黎明水起數尺舟竟
頃發莫有知其由者方克勤孝孺之父也

濟南軍亂守將陳勝討斬之

陳勝守禦濟南降將喬僉院以大軍北征遂作亂勝
討之斬三千余級喬僉院福建解象官也大軍下濟
南故降及是叛討斬之

鄧愈取兼舞陽魯山諸縣

愈遣兵攻克隨州降其右丞王誠定德安及是
帝復以手書示愈不必往河南進征只將襄陽等衛
及已附山寨軍馬總統勦平南陽等處未附山寨使
民安集愈將王成攻光山腦山寨駐營小西門令千
戶張佐攻大西門又遣人擾羊卧嶺斷其水路垂即
拔之擒樞副張成同簽劉敬等六十人斬之獲軍士
二千九百人馬牛羊三百於是兼縣舞陽魯山諸境
悉定

將軍郭英大破元兵於通州城下元主妥懽帖睦爾北走

諸將以兵逐朶兒只等郭英生擒達達院判抵西務中城遇奄卜平章大戰破之俘獲人馬甚衆距通州三十里為營深溝高壘為持久計衆請速攻之英曰吾師遠來敵以逸待我攻城非吾所利宜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旁率三千兵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帥敢死士萬余張兩掖而出與戰良久英佯敗敵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為兩道斬首千級知院卜顏帖木兒力戰死之擒元宗室孛羅梁王丙寅夜三鼓遂克通州大將軍達率華亞龍等以師俱會元主得報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太子妃同議避兵北行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厮宦者趙伯顏不花等諫不聽即命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留守燕京不花慟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陛下當以死守柰何去之臣等謹率軍民及諸怯薛歹出城拒戰願陛下固守京城卒不聽夜半開建德門出居庸關北去如上都

八月大將軍達入大都元留守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迭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中丞滿川左丞丁敬可侍制黃殷仕總管郭允中死之

達自通州率大軍向大都令尹堅執長刀突陣兩手

生擒金虎符二將卿刃於口而馳元兵莫敢近至齊化門命諸將填濠登城而入達登齊化門樓執其監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迭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戮之左丞丁敬可大都總管郭允中侍制黃殷仕皆死達之入大都也下令勝國之臣俱輸告身于官朝暮一見各署名于冊違者有罰殷仕愧之詒其從僕張午出沽酒遂赴井以沒達又獲鎮南威順諸王子六人印二成宗王璽一封其府庫圖籍寶物及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侍護視號令士卒毋得侵暴人民安堵市不易肆人謂曹彬下江南伯顏入臨安不是過也既而順德守將吉右丞胡參政皆自西山來降獲前安樂逃將俞勝及南參等還乃遣使獻捷于京師又命諸將分道進取於是友德薛顯顏時曹良臣各將兵偵羅古北口諸隘追元潰散士卒獲馬一千六百匹牛羊八千余車二百五十兩又克龍華寨分兵守盧溝橋而還

傳友德及金朝興畧大同及河澗保定中山遂至平定州

友德將兵畧大同獲喬右丞等三十四人又偕金朝興徇下河澗保定進下真定大將軍達調友德守衛真定尋命常正代守友德自將鐵騎二千畧平定州

尋守晉平

臣按平定州北通遼潞東連井陘井陘守固則真定無虞河澗保定有賴南通平陽若屯泉口之險則蒲絳河南可以無害西抵汾州更守黃蘆嶺諸要則石州隰州一帶亦可無恐然遼州居大行絕頂潞安為太原屏附必勢連平定乃克有濟

車駕還京師李善長奏定六部官制

帝自河南大梁還至京師善長奏定六部之制每部各設尚書侍郎郎中員外主事各有定品設局分司管理庶務

置燕山者衛以孫興祖統兵守之

大將軍達將向太原留兵三萬余人分隸燕山大都永清等六衛以興祖守之興祖紀律嚴明軍民安堵達征山西所過擇人守禦要害收平未附山寨

京師火

帝以京師火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屢興賦斂不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邪鄉等同國休戚宜輔朕脩省以消天譴參政傅瓛等對曰古人有言天心仁愛人君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變自省人君遇災而能警懼則天變可弭今　陛下脩德省愆憂形于色居高聽卑天實鑒之顧臣等待罪宰輔有

乖調褻貽　聖衷憂咎在臣等　帝曰君臣一體苟
知謹懼天心方回卿等其盡心力以匡朕之不逮
臣按　聖祖遇災知懼懇以真誠而翼以賢輔我皇
上乙酉以前火災兩見宮闈及因星變制為戒訓謂
應天以實不以虛文勿循往例以塞一時務究厥實
以啟永靖訓吏戶部曰司黜陟者無評品之真職邦
計者無計理之策訓禮兵曰典邦禮者忽夙夜惟寅
之敬居邦政者無安內攘外之資訓刑工曰秋官昧
欽恤之典冬官失節省之宜訓武官諫臣曰任兵戎
者或武備之未精列諫諍者或論劾之適已又以縱
私趋欲忘親背君為戒惟職是勤惟學是蹈惟義是

從惟正是守斯百官各舉其職至末則以德教脩明
為休祥之應用是以觀則聖　祖垂其矩我　皇上
神其心者也　天心仁愛有自來哉
免各處水旱稅粮及立桑麻科徵
令水旱去處不拘時限從實踏勘的係災傷稅粮即
與蠲免民種麻每畝八兩木綿每畝四兩栽桑者四
年以後有成始徵其租不種桑者使出絹一疋不種
麻者使出麻布一疋不種木綿者使出綿布一疋
臣按成周之興其先亦重農桑相與服習其艱難歌
詠其勞苦我
聖祖亦然且倣成周警惰之法而科罰尤得其中其

勅興永世也宜哉

九月元人侵潼關守將于光郭子興破定之

元右丞王保保自河中以兵攻潼關子興出兵禦之兵始接指揮于光持矟大呼橫衝其陣衆披靡子興乘之元兵大敗追奔數十里自是不敢復犯關于光南康府都昌縣人也友諒舊將因友諒弑壽輝故來歸

廣永忠至南寧元阿思蘭以象州降廣西悉平

永忠引師至南寧元上浪屯田千戶宋真執平章岐住參政張那海遣使請降永忠以真守之遣耿天璧討思蘭於賓州敗其將李左丞及是思蘭遣僧保獻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以降廣西平永忠遂班師

元梧州守郭雲兵敗被執

雲南陽人元末天下亂集義兵保鄉曲元授以知院陞平章守梧州時諸將平定河南雲獨守梧州不屈疊諭不服累戰不克志存恢復及是以孤軍戰敗被執屢欲自盡為守者慎靡不能有為　帝嘉其忠義釋之授以有司親民之任民和政舉由是　帝奇其才擢南陽衛指揮築城建衛綏撫軍民咸得其所後卒　帝以雲雖無開国之功雖以世襲沈有撫安之道忠義凜然以其子洪入開国功臣之例授以宣武

將軍僉飛熊衛親軍指揮使司僉事世襲其戎宜令
中書奉勑毋稽早為到任爾洪毋狎小人勤習武事
以備長戍庶稱朕委任之意尔惟懋哉○臣觀郭雲
為元撓我人所雖堪我　聖祖以其忠於所事授之
以官且許世其戎則夫我　朝革除死難之臣斷然
可復其官無疑矣

平章鄧愈取金商均房諸州

愈又引兵進取洪老馬劉寨夜四鼓斬關而入擒殺
甚衆又討濁河莽張獲之於是金商均房之境悉定
臣按均州有鄖縣僻遠甚要東鄰竹山上津西近金
州石泉洵陽漢陰地廣可以耕種勢險堪以屯兵金
州若開互市羌馬群集襄陽大築渠堰儲粮自充更
開上津遠引淮西江湖光蘄霍仁之粟運則貯金州與
南陽互為應援倘關中東北有變官軍東守陝華北
支戎狄則三輔必虛矣緩急之頃運金州之粟以入
漢中自漢中或之西安或之鳳翔或之靈武或之潼
關安內攘外動無不利吾聞浦汾有變山西之運不
通渦口告變江淮之漕亦絕關中所以虛窘奸宄戎
狄所以繁滋也鄖縣有備資金州而倚南陽則其所
以資實關中却戎狄而撫東夏開浦汾而震徐淮不
必言矣是地荒僻人多玩之吾雖有言或不為然是
故不厭重復特表而出之○愈鎮襄陽外收唐鄧內

撫均南南夏無虞楚鄂亦固　帝大其功後封為衛
國公誥曰朕觀江海之深淵為神龍出沒之所蓋由
彼波濤洶湧人莫能測其淺深神龍得以運用其間
於是奉天時而出興雲致雨代天澤物有益於民此
雖龍之能神亦由深淵以資其神而致然也朕起草
萊與群雄並驅獨居江右周迴皆敵爾愈從朕戰
勝之後守山越鎮襄陽兩處方面雖有敵未嘗輕犯
其境爾之智如淵之深不可測也及有號令所向無
前威聲之振若洪濤洶湧而人莫敢視是以守護邦
畿人何知我所為故得匡綸籌畫遂成帝業焉
冬十月慕容宗異取懷慶徇太行諸州轉克平陽

徐達命宗異率兵征山西是月己巳至武陟遇懷慶
邏騎百余人獲之明旦抵懷慶平章白瑣住等已棄
城走澤州宗異入其城獲將士八百人以紀斌守之
又引兵至太行山碗子城破其關元守兵奔潰進取
澤州平章賀宗哲出走因留兵戍守進攻潞州及衙
氏地方擒元右丞賈成轉攻平陽克之擒李茂先克
絳州又擒田保上獲將士五百人馬三百匹
偏將軍楊璟及元韓札兒戰于韓店璟師敗績
璟自廣西還即命為偏將軍統兵同徐達征山西及
是元平章韓札兒以兵來侵澤州璟與戰于韓店失
利大以為恨遂發憤勒兵以圖報稱

碎水精宮漏

司天監進元主所造水精宮漏制極精巧中設二木人能按時自擊鼓鉦　帝曰廢万機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无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亡滅命左右碎之

十有一月定諸神祭祀　依前議在祀典不當祀中書省礼部奏定諸神祀一者並嚴禁止　帝諭省臣等曰凡祭享之礼載牲致帛交於神明費出已外神必歆之如庶人陌楮辨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弗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已力所致也若国家倉庫府庫所積乃生民膏指以此為樽醪俎饌充实神庭徼求福祉以私于身神可欺乎惟因国為民祈禱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可也

立潁州衛以指揮僉事李勝守之

潁州遭元拜咬兒之亂民多逃亡城野空虛是年五月　車駕幸大梁道其地親見之至是命指揮僉事李勝築城立衛守之勝撫集流亡民始復業

以吳復為安陸衛指揮使

復以甲午歲來歸嘗守常州吳兵大至躍馬手矛追敗吳兵於長興又屢賜吳兵於宜興高橋之間吳人再犯常州又率衆大敗之得破刺紅繡蟒衣一襲及驄馬又從援安豐大崩士誠之衆從徐達圍廬州手

鎗大呼光登克其城繼下漢沔荆州諸郡西京賞王
頂棕帽　王布疋良馬從常遇春下襄陽取安陸擒
任亮罴鎮安陸公私舍宇甲仗畢具軍民倚賴至是
又克汝州魯山取黃口趙完者等寨以功授安陸衛
指揮使嘗破鄭縣均房州拔七十八寨恃險以自豪
者復培易文通寨克竹山竇峯於白土關取捕殘虜
凡擒偽官計三百余員

丁有二月耿天璧取海南海北州縣
嚴州衛指揮同知綄本衛軍征海南克南安儋万等
州与主黎化黎小暘洞主汪官泰等戰大破之又以
恩信招諭各賊使降於是海之南北悉平

初制皇太子冠禮
行優老法及定官民喪服之制
民七十以上者免差役仍許一丁侍養免其雜泛小
差監察御史高原侃上言京師人民循習元氏舊俗
凡有喪送設宴會親交娛尸惟較酒殺厚薄无哀戚
之情風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為治且京師天下根
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礼則海内之民轉相倣習
弊何可勝言況送終事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
厚風俗　帝是其言詔善長定官民喪服之制刊布
中外其服制俱准律令中所載節損適中民便遵守
遣中順大夫漢陽府知府易濟使安南

是月壬辰遣漢陽府知府易濟頒詔于安南其詔曰
昔帝王之治天下九日月所照无有遠近一視同仁
故中国尊安四方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故
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返裔信好不通
朕肇基江左掃群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国建
国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
承正統方与遠邇相安於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
爾四夷君長舊帥等遐遠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其占城高麗諸国亦馳書往報咸有朝貢之心臣按
此乃我　朝綏服安南之始蓋聞安南失於五代曲
承美其後丁黎李二家節次纂立傳及陳氏境内大
治民物阜豐以交州為東都北江諒江建平建昌三
江奉化鎮蠻升華八府為輔郡其輔郡之外鎮則有
太原新安宣化清化人安新平順化諒山之八府歸
化嘉興廣威演州之四州其各府所屬州縣不在是
數也外鎮之外沿邊海汉江口如大安大全龍王神
符天符會潮雷長安謨多魚巴盧太平神投惜口哈
會通靈長丹甲典吏處口河台巨奇羅荷華布政土
里共二十處各立小鎮各除官置兵以翼外鎮州
府巡警機察最為嚴密其取於民每田一畝收粟三
升官吏軍民俱有分田奴以代耕不仰給於官府化
州雲屯外国市舶收利甚廣蓋雖制命一隅抑亦備

諸善政黄福不能及也

種蔬于内苑

帝嘗退朝指宫中隙地語　太子謂王曰此非不可以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但令内史種蔬誠不忍傷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宫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国亡漢文欲作露臺惜百金之費民安国富奢儉不同治乱懸判當記吾言常存儆戒可也

元擴廓帖木兒自大原經保安居庸関以侵燕山大將軍達以五龍襲破之擴廓帖木兒奔大同

達發燕山征山西直趨太原元主命擴廓帖木兒王保上率師遠出太原取道保安經居庸関以侵燕山

達聞之會諸將謀曰聞擴廓帖木兒以元主命率師出太原由保安經居庸以[redacted]北平孫都督六衛之兵足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兵法所謂批亢擣虛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則已為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至保安聞之果還兵其鋒甚鋭傳友德擊之兵未及接萬騎突至友德率敢死士五十余騎衝却之常遇春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刼其營衆亂主將可縛也達然之會擴廓部將鄂鼻馬潛使人約降且請為内應於是遣騎夜襲之擴廓方燃燭坐帳

中使兩童子執書以侍其衆覺變擾亂擴廓不知所
出亟納靴未竟跣一足踰帳後出乘驊馬從十八騎
遁去及旦豁鼻馬使其子來報友德追至土門關不
及而還達勤兵進營于大原城西豁鼻馬以將士降
得馬四萬匹擴廓奔大同
郭英常遇春大破元扌保保兵於城西取太原遇春復
追擴廓帖木兒於大同擴廓帖木兒奔甘肅乃以都事
汪河還
諸軍逼太原營于城西保保出軍與我相拒郭英憑
高望之謂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夜
刼之遇春深然其計遣五十騎伏城東五十里以舉
火鳴砲為號至夜英率十余騎入營舉火鳴砲伏兵
亦舉火鳴砲遇春引兵繼至鼓噪之声相接保ヒ軍
大潰自相屠戮保ヒ乘夜遁去遂克太原獲馬三百
匹大將軍達復命友德薛顯擊破賀宗哲於石州走
四大王遂竹貞兵於是博祈霍絳倚氏平陽等處復
定遇春復勒兵追擴廓於大同擴廓懼復走甘肅始
以行人都事汪河還朝　帝嘉河忠貞不屈超陞吏
部侍郎眷侍有加河亦善於其職
立天下豫備倉
帝思天下豫備倉未立緩急公私無以賑濟乃令各
處悉立豫備倉官各為糴穀收貯以備賑濟就擇本

地年高篤實人民管理

二年

己酉春正月帝耕籍田

帝嘗諭廷臣曰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膳自經喪亂其制已廢上無以教下無以勸其首舉行之以為天下勸及是行之損益前代儀節務期切實得中自告朔而迄幸事其間太史文告之辭農官省亳之節一撥三堆九堆之數朱絃黛組之文無不悉備又嘗諭戶部曰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蚕之女自什一之制湮枝巧之工作而後農桑之業廢厥思足衣食在於禁末作而革華靡夫一夫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故人無貧不可得也後視圜丘令左右導太子遍觀農家蹔謂之曰女知農之勞乎夫農勤四體以修五穀終咸動動國家經費比其所出故今爾知之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不致於飢寒也又嘗幸鍾山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謂侍臣曰適見田者冒暑而耘因憐其勞不覺徒步至此夫身處富貴不知貧賤艱難古人所深戒也後又　皇后帥內外命婦蠶于北郊以為祭祀衣服自賤事而迄獻功其間受繭繅絲之度副褘鞠衣之用闢地築宮之位曲植籧篨之具亦損益前代

臣按古今重農之君惟漢文帝　仁宗而已有心於蠶亦惟漢明德唐長孫二后而已明德飼千簿於內苑長孫置蠶室於濯龍其他若鉅定上林之履紫壇青幕之臨城東千畝之甸皆師導古禦今之名無憫農重祀之實宋之太宗修親蠶室以無數為名哲宗修鑄麥殿以思文為名玄宗改九堆以為九穀之報則庶乎知義而重本者宋初以白幣享先蠶殊非古誼採三條以倣三惟不可以隋為非而訾之也蓋享先蠶當於北郊純飡為尊宜採　播王涇所論不可易矣恭惟　高皇　高后統和神人兼重耕織今我皇上親耕南郊　皇后親蠶北郊於西苑則置　帝籍蠶室用備觀省躬課耕織則由我　高皇洗世主空言之陋開　神孫世守之規所以盛美一至於此也

建功臣廟於雞籠山

帝諭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保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西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念諸將相從損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不睹其成建功不食其報追思前勞痛切朕懷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可為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沒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廟省像序封爵祀

之

詔定嶽鎮海瀆名號及歷代忠烈官封

詔曰自有元失馭群椎鬲沸土宇分裂聲教弗同朕奮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末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尚徵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礼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加封號止於山水本名稱其神其郡縣城隍神舊稱帝王公侯伯者一切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革去若　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所可比其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禮為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詔仍頒格式蓋造廟宇屏去閑雜泥塑神像改題木主曰某府州縣城隍之神

常遇春拔大同傅友德取宣德府

遇春引兵攻大同城元守將竹貞棄城走遂拔之友德領兵巡太和嶺之西北尋次宣德敗元將脫列伯

遂按宣德及在外諸城堡

遣使諭諸將於大原

勑曰近者大夫湯和定浙左平閩中平章楊璟清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曾定賞為大將軍等戚胡未還故也於是再遣各官征進璟出澤州趨潞中與賊相拒雖少筭以累軍此亦古今兵家常事又何慼焉大原之捷得此以分其勢可謂奇矣今定偏將軍和居宗異之下偏將軍璟居和之上協力同心剪除余虜務以殄滅毋以細故為慼時諸將以山西已定謀趨陝西

贈參政陶安祖妣及其妻喻氏繼室陳氏

安初為學士旨稱其賛襄多務多歷年所宣號令則軍民信議禮刑則體要成律陳之論以忠出納之命惟允艱難繁劇不以動心真為一心者至於牧民而民安治吏而吏服捍城禦侮寇慤民擒列剮宴寧兵勞即著茲開翰苑以崇文治立學士以魁儒英重道尊賢且爾為長尚其論思以盡已獻納以告　君綜理人文明楊世教副子眷注以臻治平前年出為江西參政及是追贈其祖父陶大宥嘉議大夫尚書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姑熟郡侯祖母果氏為郡夫人旨稱大宥賦性循良為人倜儻兄弟敦其友愛鄉黨服其老成再世生賢貽謀有素果氏天性柔嘉

閫儀端肅起家本於勤儉睦族盡其慈和善積于躬
慶延于後父文興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
叅知政事護軍追封姑孰郡公母徐氏為郡夫人
旨稱文興存心慤實造行直方奉親則甘旨如富家
撫幼則義方有遺訓致其嗣子為朕名臣徐氏資稟
嚴明行能端淑全四德以相夫法三遷而教子遂逢
興運大展奇才居翰苑而擕文升省垣而執政每念
倚閭之望茲封上郡之榮故妻喻氏旨稱其幼遵姆
訓長肅閨儀奉姑得其懽心主饋守其常法且服勞
於蠶織思警戒於雞鳴頌以殊恩同其殊秩追封姑
孰郡夫人繼室陳氏亦封本郡夫人爰頒鸞誥之新
求作魚軒之賁亦以其婦道肅顯德容婉順云

臣按 聖祖推恩臣下雖援古制亦緣有德陶安為
我 朝文臣之首是故謹書而備録之

平章韓政討平河北諸盜

初大軍下山東韓政師千梁城同知院盧斌簽院程
福降徐達遣政以兵畧梁城外諸寨鎮分兵扼黄河
以断山東援兵政復遣千戶趙實畧下滕州繼守東
昌臨清廣平招降白土寺六十寨得兵数萬徐達北
征分遣諸將收平山寨有彰德府林慮縣二十余里
有蟻山大寨元末為右丞吳庸王居義鎖兒所據剽
榜旁民以給衆食時諸寨已收惟蟻山大寨山極險

絶不可攀躋達命薛顯督諸衛兵討之時政守順德
將兵列營進攻庸度勢力不能支乃誘居義鎖兒殺
之　其首詣軍門降得士卒一萬一千六百民三千
五百有二十政悉放免之俾各復其舊業
二月立皇陵碑
皇陵碑之立也　帝命李善長為之首言骨肉流離
之情次言干戈困苦之狀末言金陵　定鼎之吉大意
謂創業甚艱而守成當不易也
唐州兵亂楊璟還自太原討平之
大軍初下唐州以朱指揮守之諸軍征山西州民作
乱殺朱指揮蘇家寨賊將老馬劉及南陽旁縣皆應
之事聞詔諭大將軍徐達卜承制以璟及左丞周覲
等還兵征之璟至南陽首諭脅從者曰今天下大定
唐州兵乱欲何所濟徒自速亡耳汝等皆有生理胡
為效尤宜早歸田里轉禍為福彼如負固非有所歸
由是脅從者皆散走乃專攻唐州一鼓拔之璟遂戮
其首而宥其余璟因置唐州鎮禦
傅友德攻元張思道於鹿臺大將軍達引師還河中造
浮梁以趍陝西李思齊奔鳳翔思道奔涇陽
思道拠鹿臺友德以兵攻之思道兵敗遂西走徐達
引大軍發太原述平陽次河中遣張良造浮橋選士
馬以從副將軍常遇春衆將馮宗異先渡河以趍陝

四時兩軍人馬甚衆方事讎殺交武功東川而陣李
思齊在其東張思道在其西日數挑戰蓐食以俟部
將耿炳文不少觧甲蟣蝨生身不恤也大抵彼稍却
則我進以是力不能支遂相与遁去李思齊奔鳳翔
張思道奔涇陽各治兵完守以擬拒我師
七也速侵通州守將曹良臣擊之敗走
元年十一月徐達至真定會遇春于栁亭調諸將分
守要害地以曹良臣潘敬趙吳貴守通州元丞相也
速將萬余來寇營于白河通州城中僅千人良臣曰
吾兵少不可與戰彼衆雖多然亡国之後衆後之兵
可以計破乃遣件勇趙吳貴陳指揮潘敬陳恭等
沿河舟中各樹赤幟亘三十里鉦鼓之聲相聞也速
軍大駭遂引去城中出精騎渡白河擊之追至蘇州
不及而还
三月大將軍達引師入長安規取関西河隴以耿炳文
鎮長安
思齊自武功奔鳳翔庚戌達引師駐陜西列營長安
城北元平章王武率官屬士民迎降達即以炳文鎮
之撫定其民遂謀取鞏昌臨洮延安平凉静寧莊浪
等處炳文在長安後修築涇陽洪渠諸堰十萬一千
余丈民便利之及大軍西征供億繁急炳文連檄運
餉五千余石赴鞏昌軍食饒足所向克捷皆炳文屯

田積穀之功也

汪興祖攻拔武州朔州

興祖率兵攻武朔二州俱拔之擒知院馬廣等六百三十四人家屬三千三百七十口未幾以興祖為晉正武傅兼山西行都督府事守禦大同

馮宗異以兵向鳳翔李思齊復奔臨洮

初李思齊得　帝書已有降意其養子趙琦與其麾下誘之使西入吐番思齊信之及宗異以兵至鳳翔思齊率衆奔臨洮宗異獲其將薛平章

夏四月立各王府長史紀善教授等官

倭賊寇蘇州指揮僉事王德擊捕之詔遣使祭告東海

倭賊出沒海島數擾蘇州崇明等縣王德率軍出海追捕至于海門縣之上封賊未陣德用麾衆擊之殺死無筭獲九十二人得其兵器艘舟奏至詔陞德本衛副使其官校一千二百四十七人賞綺帛五十疋銀二千五百六十九兩戰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往捕未盡倭寇遣使祭東海神曰予受命上穹為中国主惟啚乂民罔敢逸豫蠢彼倭夷屢肆寇刼海濱郡縣實被其災今命將統舟師揚航海島乘機征勦以靖邊民特備牲体用告神知德被命復出兵往捕倭寇自是不敢復至海民以寧

臣按倭人在東海之中新羅国之東南本名倭歐後

自醜其名改曰日本左右小島五十余皆自名其国而臣附之其國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並無城郭聯木為柵以居之風土與新羅百濟相類自山東登州府文登縣成山衛絶海入匏盧河以入新羅自新羅歷大鎮七重真峴三處遂可以抵百濟国之熊津及嘉林任存二城此二城者尤百濟水陸之衝通此二城則日本任吾臣服矣夫日本新羅百濟国於東海而民物阜豊金銀羨積好吾閩浙糖菓青衣麻葛絲羅眼疋廣川材藥銅鍋鐵銚又酷慕鬼神每招約朝鮮嘗以六月間來吾定海縣之補陀落迦山賽祭觀音以邀冥福若減迁海條禁以遂商賈貿迁寛例抽分以致其來誠意供接以結其意平其價直以鼓貨聚則利尽東海墩堡無煙歲抽其税不可勝言上可以益　国家之賦下可以寛東南之征沿海防倭官軍未以坐嘯矣行之数年海民慣熟因類汲類可遊福余福余者東北酋衛也與朶顔大寧建州四衛互相表裏屢為遼東剽門之警陸路遠不可通惟自定海成山可以径抵日本新羅而轉逆穢貊沃沮福余可以規制朶顔而收復大寧以為　京師一陵寢磐石之壯不可視為末務而不之究也然此非臣之始謀唐置渤海高麗之使遼有大寧通吳之軍已先為之矣東胡弓馬偏長而不敢行舟南方使舟如

馬而果於殺胡異日有事大寧剿門遼東疲其東西
南方舟師直搗福余是所謂迅雷不及瞑目疾雷不
及掩耳者且取利於市舶民力不費資勢于新羅日
本兵卒精強何所拘泥而不早畜之
大將軍達引師至鳳翔遣馬宗異攻臨洮李思齊以兵
降
達至鳳翔會諸將議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
如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自幽州取慶陽然后從
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兵悍未易猝拔臨
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得其人足以備戰閒士
產足以供軍實以大軍蹙之思齊不四走胡則東子
就縛耳臨洮既下則旁縣自一矣遂進軍攻隴州秦
州陳德於秦州鹽館追擒呂国公呂德抵鞏昌降元
平章梁子忠總帥汪罕貴保等移郭子興守之達乃
遣宗異直趨臨洮思齊以那吽獻銀印等物并騎兵
二萬趙琦亦率衆來降琦後為臨洮指揮從征察罕
惱兒甘肅又伐朶兒只巴於安定王地方并征吐番
烏思藏等處有功得賜銀三百
五月遣耿忠訪問兩浙人民官吏
時紹興三衢金華等處俱不雨農事不登有司阻民
告災羽林衛指揮耿忠上疏以聞　帝怒提究官吏
責罰仍命忠往兩浙聽訟訪察官吏問民疾苦忠嘗

為建昌衛指揮使入調羽林云

大將軍達帥師次涇陽降慶陽將張良臣達征平凉良臣又叛

達以大軍次涇州令湯和率兵以往別遣指揮張奐將騎兵偵邏慶陽會謝三遣人招慶陽守將張良臣以其兄思道先走寧夏為擴廓帖木兒所執責其嘗與思齊合兵軋已也良臣聞之遂以城降達遂師師征平凉良臣自以城高險下有井泉可以據守兵人精悍養子七十人皆善戰以王保保為声援賀宗哲為羽翼平章姚暉為爪牙欲據守以圖大功決意遂反達命諸將分道討之

詔立各處學校

令天下各府州縣立學校文者專治一經以礼樂射御書数復定射儀令諸生肄習

六月遣翰林侍讀李士張以寧使安南

先年易齊頒詔至安南国王陳日熞隨遣陪臣少中大夫同時敏正亮大夫段悌黎世安等来朝貢方物請封爵詔遣翰林侍讀李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往使其国封日熞為安南国王賜以馳紐塗金銀印詔曰咨尔安南国王陳日熞惟乃祖父昔守境於南郵傳之子孫嘗稱藩于中国克共臣職以永世封朕荷天地之靈肅清華夏頃馳書而往報奠率土之咸寧

卿能奉表稱臣專使來賀法尔前人之訓以安遐壤之民眷兹勤意深可嘉尚用是遣使齎印仍封尔為安南国王於戲一視同仁思效哲王之盛典爵超王等俾承奕世之遺芳益茂令猷永為藩輔賜日煙大統曆一本織金文綺紗羅四十疋同時敏段悌黎世安阮法四人文綺線羅各一疋紗二疋其副阮勲及從者三十三人賜各有差以寧等遂往於本年十月至安南界日煙以五月已卒其姪日煙嗣立以寧護詔印留洱江上使牛諒入其国諭以來意安南遣其臣阮汝見來迎因請詔印欲即授日煙以寧不許且曰尔国有喪不可行吉禮況奉詔封尔先君非世子名爾国當遣使上請得旨而行庶合典礼於是日煙乃遣陪臣少中大夫杜舜卿等告哀請命于朝以寧的安南以俟命安南人不行三年喪以寧援古礼教日煙率行其風俗粗率惟以長揖為敬以寧又教国人效中国行稽首頓首礼　帝聞之大喜製律詩七章賜以寧因序其事於首又賜以寧詩令日煙守制曰安南世子性惟賢忘行將來必備全初附能尊中国礼訃音來報朕心憐以寧休作殊邦看万里神交是宿緣更把圣書深与道直教素服至三年

封占城国王及遣使祭高麗山川

时海外諸国帰附安南最先高麗灾之占城次之亦

封占城詔曰咨尔占城国王表海邦奠居南服自
乃祖父世篤忠貞嚮慕中華恪守臣節今朕肇承大
統撫馭寓方欽率土又咸宅書塾書而往報而尔能
畏天命知尊中国即遣使稱臣来貢方物思法前人
之訓以安一境之民眷尔忠誠良可加尚是用遣官
齎印仍封尔為占城国王於戲以内治外朕乃一視
同仁以小事大尔尚慎終如始永為藩輔益勉令名
故兹詔示想宜知悉高麗承詔即遣使上表來貢方
物及是亦遣官齎印封之仍以祝文牲幣祭其境内
山川詔曰朕肇膺正統誕撫多方乃眷尔高麗表朝
辭之遺禮克遵中夏逾海而稱臣頃詔使之往臨

即表詞之來上有加方物良功裏情益由夙慕於集
風用是恪修於臣職尔爾三韓之奚世皆慎始終爲
兹四海之一家何殊内外爰稽彝制載錫真封今遣
其官齎印仍對尔為高麗国王於戲保民社而王慕
荣懐於德服守礼义之国作屏翰於東藩其始自今
毋替朕命故兹詔云想宜知悉
臣按高麗之於渤海発自戍山同一海道若自定海
補陀落迦山鎮觀歷海門刻家港三沙黑水卿邪沙
門戍山前後經沿海府州如蘇州海州青州莱州登
州宰海州文登縣已四府二州一縣矣自成山東北
濟海歷大謝竈島欲未鳥湖水程共三百里自鳥湖

至馬石山都里鎮水程二百里起都里鎮歷桃花浦
古花浦石人注槖駝灣烏骨江水程八百里自烏骨
江过烏牧島江抵島長口鎮自長口鎮歷秦王石橋
麻田古寺得物四島水程千里乃抵鴨綠江唐恩浦
口東南陸行七百里直至新羅若自鴨綠江綠積利
畏列海谷新城扶餘南蘇木底倉岩大行尊夷凡十
処　城乃至高麗国渤海之地古有五京、獵貂為求
京尤原府又曰柵城府領慶盤穆賀四州沃沮為南
京南海府領沃晴淑三川女直野人肅慎為上京尤
泉府領尤湖渤三州顯德城為中京顯德府領盧頭
鐵湯榮吳六州高麗則在四京之西故号為西京鴨

綠府舊領神桓豐正四州五部四十二縣一百七十
六城高麗既作吾之東藩而凡鄰境之區知扶餘府
領扶仙二州長嶺府領瑕河二州鄭頡府領鄭高二
州定理府領定瀋二州定遼府領安瓊二州　賓府
領華益建三州東平府領伊美沱黑比五州鐵利府
領廣汾蒲海義歸六州懷遠府　是紀富美福邪爰
七州安遠府領寧郢慕　常品州其鄰銅涑之三州計
六十余州夷民皆不能外矣及我定遼建閫六十余
州之地多為我之臣屬　成祖征敗北胡交直諸番
悉境歸附自開元迤北因其　族為建都司一立衛
一百八十立所二十仍官其　長為都督都指揮及

指揮千百戸所鎮撫等職各自為貢不相臣屬蓋散
黨分勢甚乃六易猶豕之牙之義比遼人以阿骨打
襲節度使金人以鐵木真為都統專土周旋號民禍
国甚不侔也故高麗事我益恭遼左東迯高麗豈非
區措之密防禦之審哉然正統己巳之変海西建州
女直諸夷嘗協韃靼兀良哈次我都城之下禍比遼
金其間不能以寸矣或欲設官鎮遏立憲治於建州
合蘭寛州怒汗腦温黑龍哈州奴兒干十九連城卿
木川五国城等如專管夷官袭授夷兵調發但无協
扶州縣以嚴統體則彼蠢夷輕悍易為犯上如之何
其可也古今有事於徼夷者多以兵爭及討其所以
經營也得不償失大都物情相濟以所願者則喜心
生相擬以兵戈者則殺心生臣先列定海成山之要
次道新羅百濟日本渤海高麗封境之詳蓋欲比遼
東開元則例聽其夷民致貨貿易以為收復太寧之
本故也

副將軍常遇春旋師北伐大破元也速兵於全寧

遇春偕徐達入秦李天隴西而元也速乃以兵侵通
州　帝乃命遇春及李文忠率所部軍東还以拒之
遂搗永平由遵化度鹿兒嶺過惠州敗江文情於錦
川獲之得七馬千計次全寧也速迎戰一敗破之也
速遁追至灤河斬虜生俘宗王三人進攻大興文忠

慶慶必走乃分兵千余伏其歸路虜夜走伏發破之
斬平章鳥住進兵克上都元主又北徙遠走遇春乃
引師還燕
追封寧海衛指揮僉事嚴德僉都督府事爵天水郡公
秋七月元王保保遣韓札兒陷原州守將陳壽敗沒大
將軍達分兵拒驛馬關
達帥大軍復自涇州趨慶陽張負獲慶陽小元帥誅
者張五十送達軍門斬之保保遣札兒攻破原州指
揮陳壽等敗沒達得報與宗異等議以驛馬關當其
衝遣左丞徐礼以兵守之與宗異友德復謀曰大軍
圍慶陽良臣雖困未能撼下王保保欲為良臣声援

故遣礼兒攻原州以援慶陽請得援軍迫關以拒原
州彼計無所施矣達然之宗異遂以軍臨驛馬關去
慶陽三十里而屯与徐礼緩急相應札兒復攻陷涇
州宗異追擊之札兒遁去宗異还兵驛馬与礼協守
以究良臣天以常正藥探分守邠州平原由是王保
不敢復以兵來侵徐達治諸將失律多所斬殺惟械
胡德濟送京師　以前在浙東有功得免
副將軍平章軍国重事開平忠武王常遇春薨於軍李
文忠代將其兵
遇春既破開平還師次于柳河川得疾薨時七月七
日也　帝聞之震悼自鄂国公追封為開平王謚忠

武文忠代領其兵謀趨陝西以後慶陽後遇春樞至
龍江　帝御製文親祭之備述其功擢地于鍾山之
原以葬之　帝念不已曰朕東撫高麗西氐吐番
北抵沙漠南來　占城計其開拓之功十居七八
九命儒臣撰神道碑文配享　太廟及功臣廟皆第
二子茂襲鄂国公次子昇封開国公
元賀宗哲攻鳳翔之北門守將張隆擊之敗走
以東茂才鎮大原
帝遣吳禎諭徐達曰如河中四外已寧則以鄜皆兼
茂才所部士卒三分戍之留其二往鎮山西大原諸
城悉聽　節制以　一增守陝西
大將軍達及諸將圍慶陽癸未克之斬張良臣王保七
貞宗哲遁以馮宗異鎮之
達帥諸軍俱會慶陽遣諸將抄其北入之路俞通源
畧其西傅友德畧其東陳德畧其南顧時畧其北獲
思道所遣王讓持金帶白氊衣且言保七已往永昌
俾已以城降良臣遣人赴寧夏亦被獲於是慶陽音
問遏絶達督宗異湯和急圍之癸酉良臣兵於城下
粮食復絶煑人汁和丸嚥之姚暉等獻門納師達勒
兵入城良臣父子投井中朱果引出斬之誅其黨數
百人達遣陸成獻捷友德薛顒与達會兵原州追敗
王保七於六盤山保七絶塞遁走達至平凉詔还京

師又命顧時將騎畧靜寧宗哲以兵寇蘭州時與宗
異率衆三萬擊之宗哲即由迭烈遂渡河北遁乃以
宗異鎮慶陽節制各鎮軍馬規取粮餉徇下河外諸
郡陝西稍安
月元脫列伯孔哥攻大同偏將軍李文忠右承趙庸
破擒脫列伯
文忠領遇春之　以癸亥日自北平行至太原將赴
達軍適聞　陽二拔而元主北走也蓋里歇畜恢復
命脫列伯孔哥以重兵攻　同甚急文忠与趙庸謀
曰吾与若等受命而來閫外之事有利於国專之可
也今大同受圍若候進止吾恐敵愈盛不可復制是

自失機會衆皆然之遂由代出鴈門次馬邑元遣驍
數十騎至文忠敗之擒其平章劉帖木進次白揚又
擒四大王時大雨雪文忠疑有伏引數騎出入山谷
察視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文忠至遽令还之復
前五里阻水為營先遣人入大同報守將汪興祖使
知之是夜脫列伯果悉銃卒來攻文忠令將士秣馬
蓐食堅壁不動先以兩營誘之督令死戰自寅至辰
度其飢疲乃分軍為左右文忠身當前鋒奮擊大破
之生擒脫列伯降其衆萬余獲輜重馬匹無數進兵
至東勝州莽哥倉而還孔哥亦解大同圍走綏德部
將又斬之來降元王知事不濟無復有南向之志益

北走文忠以脫伯等延之上坐叙賓主礼於是降者無不慰悅

臣按是時中原雖為我有然也速擁衆平太寧等兵擴廓王保保在定西俞寶屯亦集乃勁兵健馬皆萃且經百戰精良者慶陽未下大同受圍元主屯蓋里以繫諸虜之望守夏夷起滅之大機也向非開平策勲上都文忠著績雲中山盪平慶陽何以能集一統之業致太平之速哉但諸公循其常岐陽達其变化不可不知

大將軍達還京師以孫琪朱祐統兵守平凉

易祭器皆用磁○令有司飛報災異

儲粮太倉州及置各處都轉運鹽使司

令戶部於蘇州府太倉州儲粮三十萬石以備海運將有事於遼東以給軍士又於北平山東河間靈州廣東海北河東俱置監使司及塩課司每歲辦納塩課每引二百斤先是置兩淮兩浙塩使司每引四百斤官給米一石臣聞塩利之在天下存積多則虧商常股多則害國兩者虧害價必騰踴吾民必多淡食矣但塩出於劒南西川青州諸井以人力為之甚艱河東解池之塩取於風花而灶丁甚逸夫解塩產易故數十年羨余多積無用丁壯終歲勤動而不得衣食而其逸者樂南風之至效數日之勞而終歲得以

嬉遊其出於井而煑于鍋資于海而慕于堤工力浩重原帶歲課辦納不前雖獲些利但散於衣食益繫民間之疾苦者也或言以運淮粮船回載滄州山東官塩填積淮南官得倍稱之息軍獲回船之利商無守支之雜民享多塩之用斯言極大有理然未寛夫煑鍋暴堤者夫煑鍋暴堤取於井而資于海漫無紀極民所以雜於興功而利不大集者懼官多收課稅故不肯為而為之亦不衆也若聽民暴煑比常課加寛六倍則奔趍者衆國課日增而利不可勝用矣

遣楊璟使西蜀

帝命璟招諭偽夏主明昇入朝璟入蜀諭昇以禍福昇欵入朝牽於群臣不決璟乃還復以書曉之大畧謂古之為國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義不足不敢抗德不足則歸順故能兩全身家流譽無窮福及子孫族姓至引劉備據蜀孔明佐之財用不足取之南中但僅能自保今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川北不及漢中以此准彼相去萬ㄈ又宣　聖上神武順附無不加恩負固然後致討以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又以足下年幼惑狂瞽之說失遠大之利故遣璟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　者不淺可不深念之乎亂椎如友諒士誠竊據吳楚造舟塞江河積穀如山丘強將勁兵自謂莫敵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

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足下視此以為何如友諒之子竄歸江夏王師致討勢窮出降　主上宥其罪從封以矣爵恩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惓然獨斷自求多福則必享茅土之封保先人之祀世世不絕豈不賢智矣哉若必倔強一隅假息頃刻魚遊沸鼎之中燕巢危幕之上璟恐天兵一臨勢不可禦前日為足下謀者或以郡獻或以城降各自為計以取富貴當此之時老母幼子將安所歸乎縱足下年幼未曉語及老母獨不痛心乎禍福利害昭然可觀順逆之幾機在審之而已昇竟不從

庚寅朱忠朱亮祖振旅還京師詔　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灣以汪河為御史臺待御史

高麗使來弔祭

高麗開平王禑因遣使來弔祭時禮部主事魯魯索其文觀之使者靳不與魯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年號魯責之曰龍帕固疑誤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果安在邪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之

九月都督汪興祖帥師伐興和

臣聞興和在萬全都司野狐嶺之外其地遠望若高阜至則又是平地乃陰山之脊其地甚寒過一鳳凰山山之西南有沙城又度數山岡便至興和元號為

中都地宜牧馬亦可樹稻麥元氏居民甚盛國家於
宣德間棄興和退守龍門北虜屢踰野狐嶺直過宣
府興祖鎮大同以師伐之豈為窮兵黷武者哉蓋燕
築造陽之郊秦壅臨洮之險王霸驅逐上谷諸胡之
意也我　國家定鼎幽燕宣府是其北輔過野　狐
便為狄境然則徙興和退守龍門者不亦有罪而今
日所以畫議收復以為宣府之蔽而奠　神京萬載
之安可容緩哉鄙意以為宜令獨石龍門赤城雲州
堡諸軍出攻開平桓州興州宜興仍以萬全懷安等
衛之兵由宣平德勝踰野狐嶺肆畧興和中都直抵
哈剌罕西傍槖駞之山下阻陟澗之險俟獨石諸軍

軫定桓興之辰然後畢出屯守哈剌罕之衆行收忽
牙撒里禿諸虜徑至双泉海與獨石諸軍共會開平
則兩軍合勢威震無極東北諸胡定矣或疑東北諸
胡烏飛鼠伏最為無常而點集夜分善乘人弊未可
以必取勝臣應之曰胡虜固善乘弊然吾師旅所至
二里之外虜不敢近何弊之可乘且吾師之入胡地
求虜如求亡子固無慮於乘弊亦無弊之可乘矣夫
開平桓興東漢上谷口之地去獨石馬營等堡僅三
五百里自開平徙入獨石遂失桓興上安宜興肥要
邊地夫此數處賀仁傑賀勝嘗為開平尹元主春秋
行幸其三縣所出足供委輸興和一帶最宜田牧其

開平四日之程則有玻璃咨諸要興和四日之程則有哈剌罕之險哈剌罕者即五雲關也關內諸山古稱陰山之脊深塹澗壑宛然天成嗚呼守玻璃以衛開平戍五雲以固興和大興耕牧以息京郡轉輸勿貪邊功以富守關之卒則東北永以不聳萬全勢重而京師益壯矣或者致訝謂我徧師不敢深入胡地而師之所至難却胡於二里之遠悔吝吉凶恐生乎動不敢是主吾議而期以必行噫是未知鄙拙之所見而鄙拙亦難以復言矣

江西叅政陶安卒

安字主敬姑孰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尤深於易元季時中鄉試試禮部命為明道書院山長及謁帝於太平歷都事員外郎中出知饒黃擢翰林供著

窀績及代汪廣洋為江西叅政在任寬仁吏民畏服至是卒在病時猶草時務十八余事上之卒年五十九訃聞 帝追悼親為祭文遣江西有司祭之文曰朕念爾生長姑孰秉性聰明習先聖之道所目皆通當胡元科舉之時惟適中鄉選出群儒之上使閭里增輝爾祖宗亦陰悅柰胡元疑吾漢南雖有道之士不居要職俄遇朕渡江慨然相附于今十有四年曾負勤勞今年授爾江西叅知政事朕思當此英雄展志之秋文章先輝之際其闡聖賢之學正在今日柰

何天不假年如水之東逝使朕歔欷而淚襟者何也
蓋不忘同患難以至於今耳特令有司列牲祭之明
文以諭靈之不昧尚饗
冬十月甲戌膏露降于乾清宮後苑
是月十三日甲戌膏露降于乾清宮後苑蒼松之上
光潤如酒凝結如脂又如珠昉白飴其彌布松柯馨
刻氣達左右勃鬱淋漓薰蒸大蘇丙子日李善長率
群臣稱賀　帝曰甘露之降載在往牒然休咎之徵
當以類應朕惡是以致斯卿等為朕明言之參知政
事臣稼曰聖人之德上及大清下及大寧中及萬靈
則膏露呈瑞陛下敬恭天地輯和人民故不爰道而
嘉祥徵顯也起居注臣覩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
而甘露降　陛下誕寬民賦衆庶懽豫底于粉寧神
應之臻職以此故也侍講學士臣素曰王者敬養耆
老則甘露降而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帛受之今
甘露降于松則　陛下養老之所致也宜以制幣策
告宗廟頒於史館以永憶萬無窮之聞　帝情存驰
皆推而不居
臣按甘露之降各以類應其氣味芬香又如此又按
永樂十七年十一月甘露亦降于　孝陵松柏之上
凡四日凝為玉脂蝟為瓊液粲若垂珠聯若編貝
仁宗為太子時居南京採取馳獻我　成祖祇薦

宗廟須賜百官芳香之氣甘美之味旁達莫可擬倫
近有一種名曰爵餳其色白濁其味頗甜其臭松脂
嚼之膠舌頗重飢食之致病多食之則死其徵之證
也必痿國之賢人或有大喪臺憲之臣乃取以獻
御前其侍臣大臣亦不聞辨其真偽以致褻瀆 宗
廟貽譏遠邇 臣非敢徼引妖異以疑吉祥也 臣聞古
有番胡進蜂蜜者忠愛之臣必嘗其甜酸之節摘斥
胡人之情以聞其君而俾之勿御 曾謂我 朝大
臣反不若乎 臣嘗呈官而竟不為達江湖遠思之情
至今忉怛未已
初制鐵券及織誥勑之則

制鐵券將以賜功臣形制依唐宋之舊公侯伯各有
尺寸刻誥文背鐫免罪減死俸祿之數字敗以金為
左右二面合以字號凡誥織用五色紵孫其前織文
曰奉天誥命勑織用純用綾其前織文曰奉天勑命
俱用升降龍文左右盤繞以後俱織某年月日造帶
用五色鐵券公二樣一高一尺濶一尺六寸五分二
高九寸五分濶一尺六寸侯三樣高九寸濶一尺五
寸五分四樣高八寸五分濶一尺五寸五樣高八寸
濶一尺四寸五分伯六樣高七寸五分濶一尺三寸
五分七樣高六寸五分濶一尺二寸五分

諸軍還京師

十有二月大賞諸將平定中原闢廣及守禦功以
大將軍達等班師還朝各上所佩將印士卒各歸諸
軍衛所乃議定賞賜徐達白金五百兩楊璟廖永忠
朱亮祖康茂才顧時吳禎陳德曹良臣各賞二百五
十兩趙庸郭子興各二百兩華雲龍百兩其余兩數
及文綺布帛各依功次行賞有差
元王保保圍蘭州守將張溫禦之守肇昌指揮于光救
蘭州
初大將軍達攻克蘭州時張溫為天策衛指揮僉事
達調溫守之元王保保聞大軍東還自甘肅帥師來
襲掩至城下溫會諸將校謂曰彼悉衆襲我兵寡
難與為敵然彼遠來不知我衆寡乘暮擊之可挫其
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兵少
却遲明溫收兵入城保保遂圍城數重溫堅守不與
戰防備甚至鷹揚指揮于光守肇昌將兵來援至蘭
州之馬蘭灘猝遇保保兵衆寡不敵戰敗被執至城
下使呼張將軍降光大呼曰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
軍行至矣城中聞光言守益堅光遂被殺賊嘗以夜
二鼓登城守兵擊却之相持數月溫憂乘其怠輒擊
破之保保攻不利又聞大軍將至乃引去賊之登城
也千戶朱祐被酒醉卧不之覺從城軍擊却賊上圍
解還甘肅溫執朱祐將斬之知事朱文文諫曰當賊

犯城時將軍斬祐以徇衆所謂以軍法從事人無得而議之今賊已退乃追罪之非惟無及於事且有擅殺之名竊以為不可溫悟杖祐釋之　帝聞之謂輔臣曰友文以幕僚能守　朝廷法以直言諭長官此正人也宜加賚予以勸其余遂賜綺帛各五尺陞溫僉大都督府事　帝嘉念于光思節遣使祭以少牢命配享功臣廟

戊申己酉卷畢